

You're Next

Gregg Hurwitz

〔美国〕格雷格·赫尔维茨著 陈颖译

下一个就是你

美国当代杰出的心理悬疑小说

当恐惧成为一场令人屏息的盛宴……

- 美国《图书馆杂志》年度最佳惊悚小说
-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大畅销书
- 英国理查德和朱蒂读书俱乐部特别推荐

下一个就是你

〔美国〕格雷格·赫尔维茨 著 陈颖 译

You're Next

Gregg Hurwitz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一个就是你 / (美) 赫尔维茨 (Hurwitz, G.) 著, 陈颖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3

书名原文: You're Next

ISBN 978-7-5447-2468-5

I. ①下… II. ①赫…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8667 号

You're Next by Gregg Hurwitz

Copyright © 2011 by Gregg Hurwitz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448 号

书 名	下一个就是你
作 者	〔美国〕格雷格·赫尔维茨
译 者	陈 颖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策划	王 楠
特约编辑	刘志颖 王怡翹
原文出版	St. Martin's Press,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info@hachette-phoenix.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http://www.hachette-phoenix.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270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468-5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幕

四岁的小男孩在旅行车的后座上翻了个身。小身体在毛毯底下拱成一团，屁股被安全带硌得生疼。

他坐起来，沐浴在晨光中，揉揉眼睛，往四周瞅了瞅，小脸上满是迷惑。

车子在路边停了下来，靠着一道铁链围栏。他爸爸紧抓着方向盘，手抖得厉害。他脖颈发红，汗滴沿着颈后的皮肤滚落下来。

小男孩吞了口口水，润了润干渴的喉咙。“妈妈在……在哪儿？”

他爸爸呼吸粗重，半转过身，胡楂儿一天未刮，脸色看起来有些阴沉。“她不……她不会……她不在这儿。”

然后，他低垂着头，哭了起来：抽动着，喘息着，他不经常这样的。

围栏的另一边，孩子们在开裂的柏油地面上跑来跑去，在一座生锈的秋千前面排着队。铁链围栏上用铁丝绑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黎明重临美利坚，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

小男孩觉得有些热，低头看了看自己，他身上穿的是牛仔裤和长袖T恤，并不是他上床之前穿的睡衣。他努力想要明白爸爸的话、陌生的街道、还有堆在他腿上的毛毯是怎么回事，可咕噜咕噜直叫的肚子和嗡嗡作响的耳朵让他完全没法专心下来。

“这不是你的错。”爸爸的声音挑得很高，起伏不平。“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还记得……什么事……的话，你得记住，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他的衬衫袖口上沾了一块黑色的污渍。

一阵笑声传来：孩子们在单杠上荡来荡去，在破旧的攀登架上爬上爬下。

“我做了什么？”小男孩问道。

“你妈妈和我，我们非常非常爱你，爱你超过一切。”

爸爸握着方向盘的手不安地变着姿势。松开、抓紧；松开、抓紧。阳光照在他的衬衫袖口上。小男孩这才看清，那块污渍根本不是黑的。

血红色。

爸爸弓着背，肩膀一耸一耸的，却一声未吭；然后，用尽所有努力，直起身来。“去玩儿吧。”

小男孩看向窗外，陌生的操场上，陌生的孩子跑着、笑着。

“我们在哪儿？”

“我过几个小时就回来。”

“你保证？”

爸爸仍然没有转身，而是抬眼看向后视镜，在那儿，父子俩的目光第一次对上了。镜子里，小男孩的嘴紧紧地抿成了一条直线，淡蓝色的眼睛冷静、清澈。“我保证。”他说。

小男孩一动不动地坐着。

爸爸的呼吸变得奇怪。“走吧，”他说，“玩儿去。”

小男孩滑下座位，爬出了车。穿过围栏的门，他回过头来，旅行车已经不见了。

孩子们玩着跷跷板，吹着口哨从消防柱上滑下。看起来，他们对这儿熟悉极了。

一个孩子跑过来，拍了拍小男孩的胳膊。

“逮着你了！”他叫道。

小男孩跟他们玩起了追捕游戏。他爬上攀登架，爬进黄色的塑料隧道，被大块头孩子推挤的时候，他也拼命地挤回去。一阵铃声从正对着操场的楼里传来，孩子们飞也似的一哄而下，消失在楼里。

小男孩爬出隧道，孤伶伶地站在操场上。风大起来了，枯叶像指甲

一样嘎吱嘎吱地在柏油地面上划过。他不知道该干什么，只好在长凳上坐下来，等着爸爸来接他。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他没穿外套。他抬脚踢了踢长凳地下堆积的落叶。空中的云越积越多。他坐得屁股都痛了。

终于，一个灰褐色头发的女人从楼里走了出来。她朝他走过来，双手撑在膝盖上，“嗨，你好。”

他低垂着头盯着自己的膝头。“呃，”她说，“好吧。”

她抬头看了看废旧的操场，目光越过铁链围栏，看向路边空空荡荡的停车位。

她说：“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吗？”

现 在

第一章

麦克躺在黑暗中，眼睛盯着床头案几上的婴儿监视器。他只能睡三个小时就得起床，可睡意却迟迟不来。一只绿头苍蝇时不时地在卧室内乱窜，好像在提醒他时刻保持警醒。他妈妈曾说过，屋子里有绿头苍蝇意味着家里潜伏着不祥——这是他对母亲唯一的记忆。

他花了点时间，去回想一些小时候不那么可怕的记忆。残留在他脑海的不过是一些转瞬即逝的情绪碎片：铺着黄色瓷砖的厨房里弥漫着鼠尾草熏香的味道。妈妈给他洗澡。她的皮肤，似乎总是被晒得黑黑的。她的身上，飘着肉桂的香气。

监视器上的红色光柱闪烁起来。是静电的干扰？还是凯特在咳嗽？

他把音量控制钮推下去，尽量不吵醒安娜贝尔。然而，她还是在被单底下动了动，声音沙哑地说：“亲爱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把这东西叫做婴儿监视器吧。”

“知道。抱歉。我想我听到了什么。”

“她八岁了。而且比我们俩都要懂事。如果她需要什么，她会过来跟我们说的。”

这样的争论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而安娜贝尔是对的。所以他给监视器调成静音，躺在那儿闷闷不乐地盯着那该死的显示器，却没法把它整个儿关掉。一个小小的塑料壳子，里面装着的却是为人父母者最大的担忧。她是不是噎着了，她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有人闯进来了。

很多时候，他听到的都是来自其他频段的干扰噪声——空气里静电的声音，或是邻居家小孩感冒了吸鼻子的声音。有时麦克甚至听到一阵

白噪声。他发誓这是鬼魂的声音，来自过去的怨咒。一声声传入你半昏半醒的意识之中，那似有若无的虚幻密语，你想怎么解读都行。

可是，如果他把监视器关掉以后，凯特真的需要他们了怎么办？如果她因为做噩梦、因为突然全身动弹不得、或者因为绿头苍蝇的邪恶咒语而被吓醒，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满心恐惧，孤孤单单地躺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呢？怎么能第一个晚上就冒这个险呢？

他的逻辑和理性似乎在好几个小时以前就睡着了。在他看来，一切糟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他终于有了些困意，可这时那只绿头苍蝇又开始围着夜明灯转圈。过了一会儿，红色光柱在静音的显示器上又一次闪现。凯特哭了吗？

他坐起身来，揉了揉脸。“她没问题的。”安娜贝尔呻吟着说。

“我知道，我知道。”可他还是起身下了床，轻手轻脚地穿过走廊。凯特已经睡熟了，一只纤细的胳膊搭在她的北极熊娃娃上，小嘴微微张开。栗色的头发拢着小脸，表情严肃。她的眼睛和妈妈一样大，小鼻子翘挺，下嘴唇厚厚的。看她的神色和聪明灵巧的劲儿，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到底这是凯特，还是八岁版的安娜贝尔？又或者安娜贝尔是三十六岁版的凯特？凯特从麦克身上遗传的只有一点，不过起码是非常明显的一点——眼睛一只棕色，一只琥珀色。异色症。至于她的鬃发，真不知道是遗传了谁的。

麦克俯下身去，细细地听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声；然后他在墙角的摇椅上坐下来，看着女儿。想到他和安娜贝尔给她的童年，想到她在他们的呵护下睡得这么香，一股骄傲之情自心底涌了出来。

“亲爱的，”安娜贝尔站在门口，用手拨弄着额头上柔软的直发。她穿着背心和他的四角短裤，看起来还跟他们十年前蜜月的时候一样那么美。“上床睡觉吧，明天你还有得忙呢。”

“马上就来。”

她走过来。他们安静地亲吻。然后，她拖着脚步回床上去了。

摇椅缓缓地摇着，让人昏昏欲睡，可他的思绪又绕到了明天要处理

的事情上。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是没法睡着了，于是走进厨房，煮了一壶咖啡。回到摇椅上坐下，心满意足地啜了一大口，他沉浸在四面浅黄色墙壁的包围中，置物架上摆着一大堆玩偶娃娃，他的女儿睡得像天使。唯一不和谐的就是那只跟着他穿过走廊而来的绿头苍蝇，时不时嗡嗡地在屋里转悠。

第二章

凯特溜进厨房，她的马尾辫松了，斜斜地歪向一边。安娜贝尔正在煎蛋卷，她顿了一下，瞪着那一头乱糟糟的鬃毛，“你爸爸给你梳的，是不是？”

凯特把她的北极熊玩偶塞进书包，爬上麦克旁边的高脚凳。安娜贝尔把煎蛋卷抛到凯特的盘子里，然后斜过身来动作熟练地帮女儿理好头发。她把平底锅浸到洗涤液里泡着，脚踏着纸巾擦了擦水槽下面的地漏，然后回过头去准备凯特的午餐，把她的花生酱——没有果酱的——三明治上的面包皮切掉。

一边啜着第三杯咖啡，一边看着老婆，麦克觉得时间都变慢了。“今晚我来修修这个水槽。”他说，安娜贝尔冲他竖起了大拇指。他注意到女儿书包里伸出来的毛茸茸的白色胳膊，“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背一只北极熊去学校吗？”

“我今天要作一个报告。”

“又要作报告？你不是刚上三年级吗？”

“是课外的素质教育。我要讲关于全球暖化——”

安娜贝尔讥讽道：“别瞎扯淡了。”

“——而且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北极熊。”

麦克扬起一条眉毛。“不是吗？”

凯特从书包里抽出小熊，献宝似的举到他面前。“它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它……它叫雪球，是世界上最最后一只奄奄一息的北极熊。”她从眼镜盒里取出眼镜戴上，圆圆的红色镜框让她看起来更一本正经。其实她

不戴眼镜就已经够严肃了。“你知道吗，”她问，“也许等我长大的时候，北极熊就已经灭绝了。”

“我知道，”麦克说，“上次看阿尔·戈尔的纪录片的时候就知道了。冰盖融化了，北极熊都被淹死了，为这你哭了整整两天呢。”

安娜贝尔说：“吃你的煎蛋卷吧。”

凯特在蛋卷边边上挖了一小口。麦克在她的脖子后面捏了一下。“今天想要我陪你走到学校吗？”

“爸爸，我已经八岁了。”

“我知道，你老是在提醒我。”麦克从口袋里拽出笨重的手机，按下重拨键。响了几声以后，银行经理接了电话。“嗨，又是我，麦克·温盖特。汇款到账了吗？”

“稍等片刻，温盖特先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敲键盘的声音。凯特在跟安娜贝尔争吵着她要吃几口蛋卷的问题。麦克一边等，手指一边紧张地在桌面上敲着。

十三年的奋斗，他从雇工走到木匠，再到工头，最后是承包商。现在，他即将完成他作为开发商的第一笔生意。为了走到这一步，他冒着天大的风险，用抵押他们的房子才贷到的一点点钱买下了市区边上一片未开发的峡谷。洛斯特希尔斯，洛杉矶市中心西北三十英里之外的峡谷区，优势很多。主要的一点就是这里的房子只是贵，却不让人讨厌。麦克把这片地切割成四十块，建起了一个生态住宅社区，取了个无甚新意的名字：绿谷。他并不是那种偏执的环保狂人，不过凯特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显示出对环境问题感兴趣，而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些电脑合成的海平面上升导致曼哈顿被洪水淹没的照片着实吓到他了。

国家的绿色补贴让这里的房子卖得很快，今天上午，他就会收到产权公司汇来的最后一笔款项。三年半了，这笔钱终于能让他完全还清银行的债。这也意味着，他们再也不必在下馆子前纠结自己的支票账户里还有多少钱了。

银行经理的呼吸声从手机的另一端传来。敲键盘的声音停了。“还没

到账，温盖特先生。”

麦克谢过他，挂断了手机，伸手抹掉额头上的汗珠。那个小小的烦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如果，在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以后，还是事与愿违呢？

他发现安娜贝尔在看着他，便说：“我不该买那辆该死的卡车的。”

她说：“那要怎么办？把你的旧皮卡的变速箱用胶带缠起来吗？我们没事的。钱会来的。你工作那么拼命。太拼命了。让你自己享受一下没关系的。”

“而且我根本没必要为了一套西装砸下八百块。”

“你是跟州长拍照呢，亲爱的。我们可不能让你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去丢脸。而且，你可以在颁奖典礼的时候再穿一次。这倒提醒我了。”她弹了一下手指，“上午下课后我得去裁缝铺把它取回来。凯特今天上午有返校体检。你能顺路送她去吗？中午我们在这儿见？”

过去的一年，他们的事情多得几乎安排不过来。凯特一上三年级，安娜贝尔就决定回加州大学北岭分校去完成她的教育学位。只要他们这抠抠那省省，公立学校的学费还不算是太大的负担。

麦克手指轻轻一弹，解开手机屏幕，确认他没有漏掉银行打来的报告好消息的电话。他揉了揉脖子上的一个疙瘩，紧张感还没有消退。“我不知道如果我穿那件运动外套有什么不对。”

凯特说：“我想现在没人会穿花格子夹克了，爸爸。”

“那不是花格子，那是素格。”

安娜贝尔冲凯特点了点头，做了个嘴型：花格子。

麦克忍不住笑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着一口把它吐出去。钱已经到产权公司了。还会出什么岔子呢？

安娜贝尔洗完锅碗瓢盆，脱下戒指，往手上抹护手霜。那是他们的订婚戒指，上面镶着一小颗浅黄色钻石，闪着暗淡的光，是他攒了两个月的薪水才买下来的。他爱这枚戒指，就像他爱这个小小的温暖的家一样。美国梦兑现成了两间卧室和一千五百平方英尺。有钱赚当然很好，可他们一直懂得感恩，懂得他们有多幸运。

安娜贝尔伸手握住了他的手。“到这儿来，我弄太多护手霜了。”光线从窗外照进来，洒在她的肩膀上，给她的黑发镶上了一道金边。她的眼睛，映着她的冰蓝色衬衫，看起来清澈极了。

他举起手机，把她框在屏幕上，按下拍照键。“拍了什么？”她说。

“你的头发。你的眼睛。”

安娜贝尔的手握得更紧了。

“老天爷，”凯特说，“赶紧亲一亲完事儿吧。”

福特F-450像一台锃光瓦亮的坦克一样在车库里闪着光。这辆四吨卡车的油耗大到足以抵消“绿谷”给环境带来的所有好处，可麦克不可能开一辆普锐斯牵引机去工地。卡车是很吃油——这也不是他的责任——可他不得不承认，他昨天开着它离开工地的时候，心情好极了。

凯特跳上后座，埋头看书，就像以前的每一个早上一样。

把车倒出车道，麦克朝装在车顶的电视/DVD播放器做了个手势。“别看书了。看看电视吧，它有无线耳机，还是抗噪声的。”

他的话听起来就像在念说明书一样，可他控制不住自己，新车的气味让他兴奋。

她戴上耳机，把频道按了个遍。“太好了！”她喊道。因为耳机的音量大，她的声音也很大，“汉娜·蒙塔娜。”

他沿着安静的郊区街道开，放下遮阳板，心里想着今天跟州长拍照的事。他们路过一家珠宝店，看见店面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珠宝。他心想，等汇款一到账，也许他该上这儿来买点什么，给安娜贝尔一个惊喜。

他们开到了小渊医生诊所附近，凯特的脸沉了下来，她拽下耳机，“不打针。”她说。

“不打针。只是做个体检。别怕。”

“只要没有针头，我就不怕。”她伸出手，带着远超出八岁的老成，“说定了？”

麦克半转过身，他们一本正经地握了握手。“说定了。”

“我不相信你。”她说。

“我以前对你说话不算数过吗？”

“没有，”她说，“但你有可能从这次开始。”

“真高兴你这么信任我。”

“我八岁了。没那么好糊弄了。”

接下来的时间她一句话也不说，直到进了检查室。小渊医生给她做反应检查的时候，她在手术台上翻来覆去，垫在底下的纸被压得起了皱，发出瑟瑟的响声。

医生做完检查，看了看凯特的体检表。“噢。她还没打第二次的MMR疫苗呢，因为安娜贝尔要我分期给她打。”医生把玩着自己的一绺乌黑发亮的头发，“现在已经有点晚了。”她打开一个抽屉，在里头翻找药水和注射器。

凯特的眼睛瞪得老大。她僵直地躺在手术台上，朝她爸爸投去哀求的目光。“爸爸，你保证过的。”

“她喜欢做好准备再打针，”麦克说，“心理准备。如果提前知道会比较好。我们可以改天再来吗？就这个礼拜。”

“现在是9月份，返校季。你应该知道我的时间表有多满。”小渊医生注意到凯特正怒瞪着她，却不为所动。“礼拜五上午我可能有一个空档。”

麦克挫败地嗑了一下牙。凯特紧紧地盯着他。他把手搭在女儿圆乎乎的膝盖上。“亲爱的，礼拜五我整天都要开会，妈妈也要上课。那是我最倒霉的一天。我们就今天把这事儿了结了吧。”

凯特的脸色变了。

小渊医生说：“只是扎一下。你根本还不知道就完事了。”凯特把目光从麦克身上移开，看向墙壁，她的呼吸变得急促，手臂苍白得跟抓着它的乳胶手套一样。小渊医生在她的上臂抹了点儿酒精，开始准备针头。

麦克看着，越来越不安。凯特的脸还是对着墙壁。

不锈钢针头慢慢地逼近，麦克伸出手，轻轻地挡住了医生的手。“我礼拜五会抽出时间来的。”他说。

麦克开着车，一边啧啧地嚼着黄箭口香糖，一边忍着不给银行经理